

<<小说月报第13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小说月报第13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

13位ISBN编号：9787530652817

10位ISBN编号：7530652818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百花文艺出版社

作者：《小说月报》编辑部 编

页数：56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以忠实记录当代文学发展轨迹而享誉文坛的《小说月报》，是我国创刊时间最早、发行量最大、为海内外广大读者所喜爱的小说类文学选刊。

1980年创刊，并由文坛泰斗茅盾先生题写刊名。

新时期涌现出来的许多名篇佳作，《小说月报》都予以了及时选萃、推介，从而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

如今，《小说月报》以40余万册的期发行量，居全国纯文学刊物之首，依然成为全国各阶层读者家喻户晓的文学期刊。

今天，我们以书本的形式收录了《小说月报》第十三届百花奖获奖作品，敬请读者阅读。

书籍目录

[中篇小说]蒋韵小传英雄血古老的话题万方小传男女关系之悲喜剧寻求与未果方方小传万箭穿心纵是万箭穿心，也得抗住迟子建小传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这样有神的夜晚还会有吗徐则臣小传跑步穿过中关村创作谈：跑步穿过中关村叶广苓小传豆汁记平淡豆汁傅爱毛小传天堂门在文字中泅渡胡学文小传逆水而行风景衣向东小传爱情西街关于爱情裴蓓小传我们都是“天上人”欲说还休[短篇小说]陈忠实小传李十三推磨再说李十三范小青小传父亲还在渔隐街接通线头点亮灯盏陈世旭小传一看就是个新警察《一看就是个新警察》的写作背景谈歌小传天香酱菜药酒、酱菜、故事刘庆邦小传八月十五月儿圆想象的局限裘山山小传腊八粥腊八粥的滋味须一瓜小传灶上还有绿豆羊肉汤让每块浴巾保持自由和尊严吧毕飞宇小传家事没家、没事的《家事》徐岩小传白粮票关于《白粮票》的写作薛媛媛小传湘绣旗袍我崇尚认真和坚守在与世界的交涉中工作《小说月报》编辑部附录：《小说月报》第十三届百花奖获奖篇目

章节摘录

英雄血 蒋韵 周仓，这不是水，这是那二十多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关羽（昆曲《单刀会》） 河边的宝生 “下场”那天清早，天还黑着，宝生出门时，姐朝他怀里偷偷塞了一颗烤山药蛋。

从热灶洞里扒出来的山药蛋有一股好闻的草木烟火气，烫着他的身子。

他把山药蛋掏出来放到灶台上，他说，“姐，你这是做甚？”

我又不是个讨吃的。

”姐眼圈登时红了。

后来，在他活着的每一天里，只要一想起这句话，他就恨不得嚼碎自己的舌头。

这个叫“石湾”的村庄离那个叫“碛”的地方只有七八里路。

“碛”原本是河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可这里人说起“碛”，说的是河边的城，城和那块巨石同名同姓，也叫个“碛”。

“碛”是个大地方，水旱码头。

河中的船，皮筏，行到这里，要改走旱路，而高脚驮来的货物，则要在这一带改换水路。

“碛”的热闹繁华，一言难尽，没人说得清碛城有多少家商号货栈，酒肆饭庄。

就连“姑娘场”这样的地方也是一家挨着一家。

宝生就是在一个叫做“兴茂隆”的货栈里给人当驼工走高脚。

宝生除了姐姐，没有亲人。

他三岁上死了爹，七岁上死了娘，为了给爹娘治病，拉了一身饥荒。

娘一闭眼，要债的上门，家里的三眼“一炷香”土窑给人抵了债，七岁的宝生被扫地出门。

那时姐姐已成亲嫁人，嫁给了石湾村高家。

为了收养这个可怜的弟弟，姐姐一身重孝在婆家的院子里跪了三天三夜，两个膝盖直跪成血肉模糊的两个血团。

姐姐的婆家，是平常的庄户人家，种了几亩坡地，日子也紧巴巴不宽裕，多一张吃闲饭的嘴可不是件小事。

其实，宝生何尝吃过一天闲饭？

自进了高家门第一天起，就是个不花钱的小长工。

放猪放羊放牛，剜野菜拾柴割草，人比水桶高不了多少就爬沟过坡地去河里挑水，从来没有上桌吃过一顿饭。

姐弟两人，在灶火间吃着一家人剩下的残汤剩羹，姐永远喝稀的，干的、稠的省给宝生吃。

小的时候，不懂事，饥渴的眼睛只盯着自家的碗，从不知道顾惜姐。

后来，慢慢大了，有一年，过冬至节，家家户户“熬冬”，吃胡萝卜熬羊肉，软米面豆馅枣馍，自然没有宝生的份。

宝生出去砍柴，姐把自己那一份羊肉偷偷省下了，扣在碗里。

晚上，宝生蹲在灶前端着大碗吃胡萝卜羊肉，羊肉太香了，香得让宝生心颤。

姐的碗里则一如既往是一碗清澈见底能照见人影的稀米汤。

吃着吃着，宝生的眼泪噗嗒噗嗒掉进了菜碗里，半晌，宝生哽着嗓子叫了一声“姐——”宝生说，“姐，我以后，让你顿顿能吃上胡萝卜羊肉——”姐听见这话，一愣，别过脸去，用巴掌捂住了嘴，泪如泉涌。

姐想，宝生长大了。

那是个雪天，雪下白了天地。

三五里外，河结了冰，雪落在结冰的河上有一种特别温柔的凄怆与荒凉。

河是黄河，唯一的黄河，此地人没有人连名带姓地喊它，就叫它河。

河像一条被囚的银蛇僵卧着，巨大的无助是漫天大雪盖也盖不住的，让人看了恹恹难过。

开春后，宝生就被姐夫送进“兴茂隆”去当小伙计了。

“兴茂隆”是碛城中最大的一家骡马骆驼过载客栈，六亩多地的大院子，紧贴卧虎山根，院子两侧的

马棚，能拴下百十头骡子，而院子正中的骆驼槽，能同时容200多峰骆驼卧下吃草。

200多峰骆驼咀嚼谷草的响声，沙沙沙沙，听来像一场骤雨。

这响声是有诱惑力的。

三年后，宝生就跟着骆驼队走了，他成了“兴茂隆”高脚队拉骆驼走高脚的。

十四五岁的小少年，爬山涉水，餐风露宿，像候鸟一样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这样颠沛的生活是他喜爱的。

从前，一二百年前，碛城的大商号，在南边，在长江以南徽州、福建一带，都有自己的茶山和茶园，那里的茶采下来，制成宜于存放的茶砖，由高脚队一直贩运到蒙古草原，甚至，乌兰巴托，甚至，更远的地方，比如，贝加尔湖以西的伊尔库茨克，比如，俄罗斯腹地秋明、莫斯科，一路镖旗招展，好不威风。

这样荣耀的时光宝生自然没有赶上，他像听故事一样听前辈们无限眷恋地回忆从前的光荣，却也并不觉怎样遗憾。

能够这样像个汉子似的活着，在人前从从容容理直气壮端一碗自己挣来的饭吃，他已经很知足了。

他们的驼队，七八个后生，一人拉“一练”骆驼，一练六峰，四五十峰骆驼，排起队来，浩浩荡荡足有半里之遥。

尾驼鞍子上的驼铃声，清脆，细碎，银子似的闪着光亮，是女人家一样珍贵美好的声音。

骆驼身上，除了货物，还驮着米面袋、酒葫芦、马皮制成的水袋，以及锅碗家什和铺盖卷，不是所有的路上都有“站口”，常常，他们要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安营扎寨，起火做饭。

这是宝生最喜欢的时刻，太阳坠落了，月亮升起了，荒野沉入无边的黑暗，一堆篝火熊熊燃着，像黑夜的心，把驼工们的脸映成金色。

火上架着锅，锅里咕嘟咕嘟煮着小米稠饭加山药蛋，也是诱人的金黄色。

他们每人捧一只酱色的陶碗呼噜呼噜吃出惊天动地的响动。

宝生庄重地、尊贵地捧着属于他自己的碗，火光在他脸上跳跃，感动就是在这时油然而生：这种时候人活得才像个人。

下场 这天是个大日子，“兴茂隆”十几练骆驼要“下场”去了。

头一天就已经给它们服下去了用苦瓜蔓、金银花、蜂蜜水加鸡蛋清熬成的解暑药，剪去了它们身上还没有褪尽的长毛。

骆驼这牲畜，耐寒，却怕热，夏天要把它们赶到深山里放牧躲暑，叫“下场”。

宝生这还是第一次和驼队“下场”，听人说这营生如何如何遭罪辛苦，宝生却一点也没把辛苦放在心上，他觉得放牧的生活一定很新鲜。

只是这一走，就是三个月，三个月姐姐一定很惦记他，牵挂他。

昨夜他特地告了个假回家看姐姐一眼，却没想到清早临出门时就惹了一肚子的不痛快。

他气姐姐，一颗山药蛋，值当个偷偷摸摸吗？

怎就不能光明正大当着人面递给他？

他也是个五尺的汉子了，他是个就要去“下场”的汉子了，这几年也没有白吃他高家的饭，怎就不能光明正大吃他一颗山药蛋？

天渐渐亮了，他远远看到了河，河上笼着雾气，静静地泊着几只船筏，亮起来的天边有一颗星星还缀在那里，像一大滴眼泪。

他突然一阵不忍，回头瞭瞭，瞭见了山坡上的石湾村，刚刚醒来的村子，像一幅画，高低错落的窑洞，袅袅升腾的炊烟，皮影一般，和平，安静。

姐姐的气味扑面而来，让他眼热。

两天后，驼队来到了“下场”的吕梁山深处，一个叫车鸣峪沟的地方，那已是黄昏时分，太阳说话就要沉下去了，山坡上密匝匝的林梢被夕照涂染得金灿灿的，像一片金色的海子。

宝生还从来没见过这样大的林子，他被这辉煌寂静的美景迷住了，那些橡树、黄栌、桦栎树、山杨树、楸树、榉树、野山楂树，这些平日里田头地亩庄户院里见惯的寻常的树们，忽然没有了人间的烟火气，变得庄严神秘，像山魂。

这时，十几练百多峰骆驼被驼工们拉着，围成了一圈，驼工们也正着脸色呼啦啦都跪下了，一只香炉

摆在了地上，驼工头四喜叔走上前，点起三炷香，朝着东西南北四方，恭恭敬敬拜了几拜，然后跪下，嘴里大声说道，“山神爷爷，俺兴茂隆驼队，借爷爷的宝山下场，求爷爷保佑水草通顺，槽头平安！”

宝生随着众人，虔诚地磕头。

“下场”的严峻，此时他隐隐意识到了一点。

这一晚，他们就住在树枝和茅草搭起的茅庵里，三五个人挤睡在一搭。

外面，百多峰骆驼，每一峰脖子上都让他们吊上了一只铜铃。

一夜，铜铃的声音，东一下，西一下，蓦地响起，清脆、细碎、悠远，越发衬托出大山的深邃和不可测。

宝生躺在茅草铺上，久久睡不着，心里祈祷着，山神爷爷啊，这是我常宝生头一回下场，求你老保佑，千万不要“传槽”，不要让野物伤人，也不要让骆驼把水错喝到罗筋皮外得腹胀病……宝生把从前辈那里听来的灾祸一一都想到了，他悄悄爬起来，在铺上又磕了三个头，“山神爷爷啊，你老别怪俺贪心，俺还想求你，让俺能多刨点草药，刨点党参，黄芪，卖了钱，能给俺姐扯一件衣裳……”其实，私心里，他想要的还更多一些，他想给姐打一对银手镯，姐活了半辈子，两只手腕上还是光光的。

初入山的兴奋，折腾着他，一直到下半夜，宝生才算睡稳了。

起了山风，林涛的声音如同波浪，哗——哗——，茅庵就像是一条黑灯瞎火的小船。

忽然，外边响起了脚步声，很沉重，还有咳嗽的声音，吭吭吭，脚步停在茅庵门前，刚好是宝生的头顶，只听来者瓮声瓮气说道，“借借你们的罗子。”

宝生心里十分奇怪，深更半夜的，借罗面的罗子干什么？

“俺们是下场放骆驼的，没带罗子。”

宝生回答。

“带烟没有？”

来者追问。

“烟倒有。”

宝生起身，摸摸索索，去摸旁人的烟荷包和烟袋杆，他自己不抽烟。

黑暗中摸索半天，摸到了，一伸胳膊递了出去。

来者接过来，鼓捣着，宝生听出他是在用火镰打火。

“呸呸！”

他吐了两口，说道，“这是甚的烟？”

一点劲也没有！

有劲大的没有？

“没有了。”

宝生惶恐地回答。

“咳——”只听外面长叹一声，“这世道！”

说完，又吭吭吭咳嗽着远去了。

到早晨，茅庵外，活生生扔着烟袋杆和烟荷包，宝生惊骇不已，才知道那原来不是梦。

几个庵子里的人都围上来听他细说缘故，驼工头四喜叔一拍巴掌，说，“宝生呀，你是碰上‘山气’了！”

“山气是甚？”

没人说得出口，“山气”是个什么，有人说，他其实就是山神爷爷的化身。

有人说，他是山妖。

没有人见过他的脸，只知道，他就喜欢这样在黑夜的山里游走，有时也窜到林外的村子里去，问人借罗面的罗。

他不借别的，只借罗子和石碾。

还喜欢问人要烟抽，又总是嫌那烟不够劲大。

有胆大的人曾隔着门将火枪捅到他嘴里，让他噙住，然后扣动扳机，“轰——”地一声，他非常快活，说，“这烟够劲！”

” “宝生啊，你个实心眼子，他不是问你要烟，是问你要枪里的火药哩！”

”四喜叔对宝生说。

一连许多日子，宝生都忘不掉他那一声失望甚至是悲伤的长叹，“咳————这世道！”

”他猜不透那里面隐藏了什么征兆，这让他忧心。

他甚至盼望能再见到这神秘的“山气”，向他问个清楚明白。

可整整一个夏季，小暑，大暑，处暑，一直到白露后“起场”，“山气”却再也没有露面，也没有到他的梦中。

这一年夏天，不管山神爷爷是不是就是“山气”，他一定是听到了驼工们的祈祷，日子过得顺风顺水。

最可怕的“传槽”没有发生，喝错水得腹胀病的牲畜也只有那么三五峰。

宝生跟着四喜叔们学会了不少东西，比如，学会了治这“腹胀病”：将一种特制的槽针刺进病驼的腹部，力道要拿捏得准，刚好刺到皮与肉之间也就是罗筋皮外，这就要看本事了。

然后，轻轻插一根鸡翎子进去，让里面的积液顺翎子流出来。

还有，一入伏，林子里各种灰蝇小咬铺天盖地，而此时又是骆驼毛最后褪尽的娇嫩时辰，成千上万只灰蝇小咬扑上去，能活活将一只不设防的庞然大物吸死。

这时，就要早早上山采来柏籽，剥些柏树皮，将柏籽和树皮熬炼成柏油，将这臭烘烘的油涂抹在骆驼身上，像穿了铠甲，就没有灰蝇能近身了。

宝生很上心地学习着一个驼工安身立命的本事。

他喜爱这样的生活，危机四伏却又无拘无束。

他们这十几号人，分成两班，轮换放牧，照看驼群，轮到宝生歇班的时候，他就和人相跟着进山刨药。

他人聪敏，眼睛又清亮，童男子的干净眼睛在山林里看东西总比别人看得远看得真。

一夏天过去，他刨到的党参、黄芪竟是最多的一个。

到后来，再进山，他就不和人相跟了，他越走越深，渐渐走到了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

他单枪匹马，手里只有一把伙夫用的切菜刀，一把锋利的小锄，一路走一路用心做着各种记号，却也从来没有迷山的时候。

他和这山像是有种天生的灵犀。

那个大茯苓就是这样让他撞上的。

那一天，他东走西走，不觉走进了一片松林里，松林很深，遮天蔽日，在一棵参天老松的根部，他看到了一朵弱不禁风的小红花，伶仃细瘦，却像是就要开口和他说话似的。

他蹲下来，打量它，心里一阵心疼。

忽然他心里一动，心里喊一声，妈呀！

忙开始用小锄刨，刨下去一尺多深时，他看到了那个宝贝，山给他的宝贝。

那个茯苓，重约五六斤，他把它刨出来捧在手心时，两只手因为狂喜哆嗦得捧都捧不住。

那份狂喜呀，是他此生空前绝后仅有的一次，唯一的一次，可是他不知道。

他狂喜地捧着宝贝跪下，朝着东南西北四方拜了好几拜。

他想，这山，这山林，真是有情有意啊。

宝生知道，姐的手镯有了，新衣裳也有了。

他成竹在胸，想起很久以前那个冬至夜对姐的承诺，“姐，我以后，让你顿顿能吃上胡萝卜熬羊肉...”这样的日子，这样温暖腥膻的好日子，扬眉吐气的日子，不会远了。

宝生几乎被那逼近的热气和辛香熏出眼泪。

六月二十三 六月二十三，在河边磧城一带，是个大日子。

六月二十三，是马王爷的生日。

这马王爷，相传是家畜们的守护神。

到这一天，凡养骆驼的人家，都要在家中设立马王爷牌位，烧香烧表，摆供祭祀。

最要紧的，是要许“神书”三天，请艺人来酬神说唱。

养骆驼的人家，从这一日算起，你家三天，我家三天，他家再三天，差不多要连说一两个月，是河边

最热闹的一段日子。

石湾村也有养骆驼的人家，不过都不是“兴茂隆”那样的富商大户，少则一峰两峰，多则三峰五峰，这样的人家自然雇不起驼工，都是驼主自己拉骆驼跑买卖，把黄河里运来的油、盐、碱、皮毛、莜面等贩运到晋中平川、临县三交，或者是吕梁山深处石楼、永和一带，挣几个辛苦脚钱。

到“下场”的日子，这些养骆驼的小门小户，不用说都是把骆驼看得比自家的命还重，一家出一人，大家相跟着结伴拉骆驼进山躲暑，留守在家里的人，就要张罗着给马王爷说书酬唱过生日的大事情了。

说书的艺人都是盲人，弹一手好三弦，两条腿也不闲着，一腿绑书板，一腿绑小铜镲，面前桌子上还横着惊堂木，说打弹唱，一样也误不下。

说的都是大书，《彭公案》《施公案》《包公案》《刘公案》这一些公案故事，要不就是大小八义这些侠义掌故。

自然也唱酸曲，叫“小段”，小段里常常是荤素交加，让爷们儿汉子乐不可支，笑翻了天，而婆娘女人们则宽谅地怜惜地笑着，就当他们是玩闹的孩子。

这一来，这粗鄙的快乐反倒显出了一种赤子的天真干净，是大河的品格。

高家没养骆驼，也不办祭祀。

宝生姐夫春天种完自家的地，就出门揽工去了。

六月二十三，一清早，天将微明，宝生姐就挎着篮子来到村口五道庙。

那五道庙，说是庙，其实已荒颓多年，坍塌得只剩一座神龛，满地荒草。

宝生姐就在荒草尘埃中跪下了，先摆贡品，一掀篮子的盖布，里面，是一碗热气腾腾的蒸山药蛋。

她将山药蛋双手捧出来，摆到神龛前，一低头，泪落在山药蛋上。

她没有香，也没有黄表纸，两手空空，一头磕到地上，嘴里说了声，“马王爷爷呀，你替俺家宝生，吃上颗山药蛋——”泪水就把下面的话哽回去了。

她悲伤地哭了许多，泪流如雨。

她不知道该对马王爷爷说些什么，许些什么。

她有一肚子的气，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她可怜的、无父无母的兄弟下场去了，临走没吃上她一颗山药蛋！

别人家下场去的人，临行要包着吃粽子，吃糕，吃莜面饺子，她却心虚气短连一颗山药蛋也没让宝生吃上。

“马王爷爷，俺没有好吃好喝，你替俺兄弟，吃上颗山药蛋，俺连夜没合眼蒸下的——”她抽泣着，翻来覆去念叨这一句话，哭得喘不上气。

这一天，石湾村好热闹，养没养骆驼的人家，都觉出了喜庆。

盲艺人已经进村了，背着弦子，带着全套家伙。

今年请的是临县有名的一个说书先生，外号“果子红”。

上午办完祭祀，下午就开场。

第一家，是村东头“碗秃”家。

他家骆驼算是村里最多的一家，整整六峰，刚好一练。

他家的窑，也比旁人家的“一炷香”土窑气派一些，是“四平起混石窑”。

书场子就设在他家窑院里，一棵大榆树，洒下浓阴，女人们早早洒水扫净窑院，在树阴下摆好桌凳。

一村人，除了“下场”去的男人，能走动的，老少男女，差不多全都来了，挤了一院子，算是给马王爷爷庆寿。

“果子红”让人牵着，一出场，人们就笑起来：先看见了一个醒目的大酒糟鼻头，红如海棠。

“啊呀呀，怪不得叫个果子红哩！”

女人们笑得用巴掌捂住了嘴。

“果子红”也不怪见，脸上挂着谦和、宽容、澄明的笑意，“啪嗒”一声，踏响了腿上的竹板，一仰脸，开口自报家门：“山丹丹开花背洼洼红，难活不过咱没眼人，无父无母无亲人，人送个好名果子红——”

人们静默下来，不笑了。

人人觉出了刚才那笑声的轻浮。

有个女人突然抽泣起来，人们很惊讶，一看，原来是宝生他姐。

她婆婆搂着孙子坐在旁边，登时垮下了脸，吼她道，“马王爷爷过寿哩，看不吉利的！就你眼窝子浅，存不住个马尿！”

“果子红”还是谦和温暖地笑着，“这位大嫂，想是家里有人下场去了，心里想得难活，先听我果子红唱个小段，排解排解愁烦。”

说罢，嘞棱棱弹起了弦子，开口唱道，“家住陕西米脂城，四沟小巷有家门，一母所生二花童，奴名冯彩云——”男人们“哦——”一声，叫起来，“哦，冯彩云！冯彩云！”

这一下，男男女女，大家都会心地笑，这是个人人皆知的故事，却百听不厌。

说的是一个貌美如花的好女人，怎样从陕西流落到这碛城地面，最后做了妓女，给一城的男人带来了欢乐。

“果子红”是条“云遮月”的嗓子，略有些沙哑，却分外结实，是千锤百炼过来人的声音，唱这种酸曲小段儿，竟也有着黄钟大吕的苍凉。

宝生姐听他唱，止不住地鼻酸。

她觉得他似乎是专门唱给她听的，字字句句，话后面还有话，这让她分外动心。

“恹惶不过我出门人，举目无亲苦伶仃，好人叫做这赖事情，老天不公平……”

这个下午，又快乐，又忧伤，又红火，又空净。

村子几乎成了一个空村，只有一个场院是喧腾的，就像一颗分外壮硕、鲜灵的心脏。

谁也不知道，灾祸正在向他们逼近，枪声响起时，人们还以为是谁在放炮仗。

一只白公鸡扑扑棱棱跌跌撞撞飞进了碗秃家窑院，扑腾一阵，痉挛着咽了气。

这时人们才惊讶地看到那鸡身上的白羽毛被血染红了。

一村人，几十口子，叫鬼子堵在了这洒满树阴，宽敞、凉爽的窑院里。

是一小股部队，三五十号人，荷枪实弹。

后来才知道，这不过是一伙过路的鬼子。

石湾村有史以来第一次和鬼子遭遇了。

这个干干净净、本本分分的村庄，还从来没有应付侵略者的经验。

人们还没有从惊愕中回过神来，碗秃他大，想起了自己主人家的身份，分开人群哆哆嗦嗦朝这群不速之客走过去，嘴里寒暄地说着，“来啦？”

“——”话没落音，一把雪亮的刺刀就捅上来，“扑哧”捅穿了老人的肚子。

那锋利的刀刃潇洒漂亮地一划，老人就开了膛。

活了七十年与世无争的老人倒下去时，脸上还挂着温良谦和的笑意。

肠子和血流出来，腥热地流了一地。

他家的大黄狗见主人被伤，疯了，呜咽着扑上去就撕咬那凶手，“砰”一声，枪响了，大黄狗呜咽着倒地，眼珠子被枪打飞了，成了一个血洞。

刹那间，刚刚还狂欢的院子里，眨眼躺下了两具尸体，鲜血冒着缕缕热气。

石湾村被这血气笼罩了。

“天杀的呀——”碗秃他娘，白发苍苍，捣着两只小脚，就要冲上去拼命，让身旁的女人们死死拽住了。

“天杀的呀——”她悲痛欲绝地嘶叫，愤怒地跺着她的小脚，两只眼睛里流出了血，人昏死过去。

女人们架着她，鬼子笑嘻嘻地朝着人群中的女人们扑上去。

大闺女小媳妇，霎时发出尖叫，不年轻的媳妇也被他们撕扯着往人群外拖。

有的女人抱着孩子，孩子让他们劈手夺下扔在地上。

宝生姐被一个紫面皮小胡子揪着小纂儿倒拖出好远，一只鞋也在挣扎中掉了。

她嘴里乱叫着救命，她喊爹，喊娘，喊男人的名字，喊宝生，男人和宝生都不在跟前，救不了她。

混乱中她突然听见了儿子荞麦尖利的哭喊，一声递一声，“娘！”

娘！

娘——”她拼了性命似的大叫说，“荞麦子你闭上眼！”

闭上眼！

——”她嘴里咸丝丝的，喉咙喊出了血，她不能让她的亲儿眼睁睁看着她受糟蹋。

就在这时，忽然有人扑上来一把抱住了她的腿，一个颤巍巍沙哑的声音，云遮月的声音开口说道，

“行行好吧！

求求你行行好！

她是有儿有女，做娘的人啦，行行好给她留点脸面——” “八格！

”小胡子被这意外的抵抗激怒了，他松开手，回身抽刀，“嗖——”一声，“果子红”的一条胳膊应声飞落在了地上。

这条胳膊，刚才还弹着弦子，飞落下去时，细长的五个手指上还套着弹弦子的假指甲。

方圆百里，没有谁的手，比这只手更灵巧，更珍贵了。

河边最有才情的一只臂膀，此刻，残缺地躺在血泊中，像个假肢。

“果子红”长叹一声，仰天笑了，那笑容，有着明眼人所不能了悟的奇怪的澄明和悠远，“果子红”说道，“你呀！

你把我吃饭的家什毁了，罢，我跟你们拼了吧！

”说完，他敛起笑容，一头朝那小胡子撞去。

小胡子冷不防竟被这凶猛的决死的一撞撞倒了。

他就像开了天眼一样在最后的时刻看见了这世界，他准确地、一口叼住了小胡子的鼻子，“咔嚓”一声，传来一声狼嚎般的惨叫。

枪声响了。

接下来十几把刺刀戳到了这手无缚鸡之力的盲艺人身上。

他倒在血泊中，嘴里咬着敌人的鼻子。

宝生姐吓傻了，瘫坐在了地上。

发了疯的鬼子“呼啦”一下拥上去，眨眼工夫，她的衣裳就成了碎片。

几十号人，当着一村人的面，当着她公婆、儿女，当着几十岁的老人不懂事的娃，当着壮年的汉子、花苞般还没开放的姑娘，当着这些喊她婶子、嫂子、大姐或妹子的乡亲邻里，当着黄土高原最洁净仁义的蓝天白云，开始轮番作践这女人，糟蹋这女人，凌辱折磨报复这女人。

这一场折磨，比一百年还长……阳光白亮亮的，像是有一百个太阳，悬在人头上，石湾村人世世代代，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让人无法容身的白昼。

等他们再散开时，地上的女人，早已没有了人形，哪里还是那个温顺羞涩的农家媳妇？

高原上玉米一样饱满的媳妇？

只是一堆污秽不堪的血肉，赤条条的，身上连一丝丝遮挡都没有剩下，一丝丝余地都没有留下。

肿胀的一张脸，看不清眉眼五官，只听见她出气的声音，像呼啸一样，尖利、刺耳，令人惊心。

男男女女，一村人，都把眼睛闭上了。

石湾村血案 这一天，六月二十三，马王爷寿诞日，石湾村的女人们，闺女媳妇，二三十号人，被鬼子驱赶进村中花厅院，糟蹋了。

花厅院是石湾村最气派的建筑，明柱厦檐的砖石窑洞，背山面水，依着山势，建在山坡高处，看上去像是窑上叠窑。

这家的主人，不是买卖人，也不种庄稼，是行伍之人，行踪不定，原只有一个老娘住在这里，后来老娘去世了，这窑院就一直空着，住着几个看门照户的底下人。

当初他家盖这窑院，据说请了几个南方来的石匠、木匠，所以这窑院所有的窗棂门楣上，木雕、砖雕，雕的都是细巧精制的花样：富贵牡丹啦、喜鹊登梅啦、兰花菊花啦、木樨海棠啦，色色都是花事。

村人就把这院叫做“花厅院”。

花厅院，算是石湾村的一个制高点，站在这院里，瞭山、瞭坡、瞭河，甚至瞭得清河心中那块雄奇的“磧”，风光尽收眼底。

只是，这一天，河和“磧”都被糟践了。

花厅院变成了人间地狱。

这一天，干干净净的石湾村，脏得不成样，污秽得不成样。

血流成了河，人血，牲畜的血，浸透了黄土。

腥热的血气笼盖了村子，几天几夜不散。

猪、羊、鸡、牛，能杀的都让杀了。

临走，顺手又点了几座窑院。

碗秃家窑院让点了，那几具尸首，都烧成了黑炭。

宝生姐让人抬回家，还有一口气。

当晚，这口气，让她挣扎着爬，爬下炕，爬到水缸边，一头栽进了水缸里。

那水，是黄河的水，她喝了30年……她婆婆在那厢，其实听到了动静，却忍住泪没有过来。

她婆婆想，“孩儿啊，死吧，死了干净，死了就不遭罪了，死了就能给众人一个交代了……”这一晚，被凌辱的女子媳妇们，都思谋着寻死，投河的投河，上吊的上吊，好在人们搭救得及时，没再出人命。

这一夜，是一个不眠的长夜，一夜长于百年说的就是这样的夜晚，石湾村被女人们绝望的哭声折磨着，煎熬着。

到早晨，村里说得上话的几个老人家，不约而同来到了村中心“高圪台院”，去见这石湾村最年长也是最有威望的老人陈卯根。

于是，这天清早，78岁的陈卯根老人出现在石湾村血污未干的村街上，手里拿着一面平素里戏台上用的铜锣，身后跟着那几个老者。

陈卯根一边走，一边“咣——”地敲响了铜锣，锣声远远划破了河面上的雾气。

他用苍老沙哑的声音仰天喊道：“日本鬼子来了——是遭了天年，乡亲们大家——不要怪见——”一语喊罢，他老泪纵横。

那一天，他爬坡下沟，走遍了石湾村，一边走，一边敲，一边喊。

他用他78岁的老脸，为那些受凌辱没有勇气没有脸面活下去的女人们，恳求着世人的宽宥。

鲍仇出世 “白露”过后，起场的日子到了。

这一个夏天，宝生变了不少，人壮实了，性子也开阔了，话也多了。

性子一开阔，眉眼也变得宽展舒朗。

伙计们开着宝生的玩笑，说，“宝生呀，你发财了，回去小心‘姑娘场’里的姑娘们，掏空你的身子，再掏空你的钱袋子！”

宝生笑而不答，心想，你当我是你们哩。

党参、黄芪、还有蘑菇这些山货，都叫他装进了来时装粮食的口袋里，捆扎结实。

那宝贝大茯苓则背在他自己身上。

这些宝贝呀！

他抚摸着口袋，骄傲地微笑。

有经验的驼工们给他估算过，这些草药、山货，差不多能淘换回半峰骆驼了。

照这样干下去，明年再干一个夏天，兴许宝生就能有一峰自己的骆驼。

“宝生呀，”四喜叔含着烟锅子对他说，“山神爷另眼看顾着你哩，你可要知足。”

宝生知足。

他不贪心，他不急着要自己的骆驼，他只要够给姐打一对银镯子，给姐的公婆各扯一件衣裳就心满意足了。

剩下的钱，给外甥们买些点心冰糖，若还有富余，就把它们一分不剩当着姐面都交给姐夫，也算他们收养他一场。

不知不觉，宝生变得宽厚了，心里有了地方，念起高家的恩情。

高家对宝生是有恩情的呀！

到底没让一个七岁的孤儿讨吃流浪，流落他乡，或是落到人贩子手里，从此和姐天各一方。

不管怎么说，苦也罢，委屈也罢，他们让他和姐厮守着长大了，让姐把他亲着、疼着疼了这么长远。

宝生这样想着，眼眶子就发热了，心变得很绵软，像被太阳照暖的一池山水浸泡着。

磧城可真是热闹。

在深山里钻了三个多月，猛一回来，不由得让人想起那句老话，“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人走在狭窄的街上，喧嚣的市声像河浪一样一涌一涌，涌得人东倒西歪，几乎站不住脚。一连几天，宝生忙着出手他的山货宝贝，忙着跑银楼，逛布店，晕乎乎的，乐陶陶的，吃醉了酒一般，乐过了头。

在银楼里，他拿不定主意，该选个什么款样，左思谋右思谋，正在为难，只见一个女人，水一样荡进来，说，“掌柜的，取镯子。

”这女人，一看，就知道是“姑娘场”的，解放脚，穿一双绣花鞋，满鞋帮绣的是秋海棠，腥红欲滴。

虽说已是过了“白露”的节气，身上却仍然是一件单洋布衫，袖口宽宽的，倒是素净的月白。她站在那里，不声不响，并不张扬，可银楼却分明变得逼仄了，逼仄得让人气都喘不均匀。

镯子取来了，她随手套到了腕子上，试着大小。

是一种绞麻花的银镯。

银镯在她水葱似的腕子上上下下滑动，指尖涂了凤仙花，也是滴血的。

她随意一抬手，霎时，满屋子波光潋滟，风生水起。

宝生的心扑腾扑腾一阵乱扑腾，像囚了一林子的鸟。

就选这种绞麻花款样了。

镯子揣在怀里，迈过银楼的高门槛，站在秋阳下面，宝生忽然觉得有些心虚，给姐买了和这种女人一样的东西，这是怎么说？

知情的人，看宝生这样快乐地忙，都不忍心告诉他实情。

东家、掌柜、伙计，就连一块“下场”回来的生死弟兄们，现在也都知道那惨事了。

没人再开宝生的玩笑，私底下，倒觉得还真不如让“姑娘场”的姑娘们掏空他的钱袋子好受些。

四喜叔望着他春风得意一门心思奔光景的背影，告诉众人，“让这娃再高兴两天吧。

”四喜叔这是第一回叫宝生“娃”，他知道，这两天的高兴、欢乐之后，这娃，这苦命的娃，一辈子也不会再高兴了，永辈子也不会再高兴了。

东西置齐了，镯子、布料、冰糖、炉食、枣鼓仙，吃的，用的，一样也没落下。

还专门到“祥记烟草行”买了两包“洋旱烟”，一包“单刀牌”，一包“大婴孩”，是预备让姐夫年节宽待亲朋的。

东西扎裹停当，该背的背，该提的提，跟东家告了假，临出门，四喜叔叫住了他。

四喜叔对他说，“宝生啊，听没听说过那句话，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听说过呀，”宝生点点头，心里却有些犯疑惑，“叔，咋想起问我这？

”“不咋，”四喜叔在窑墙上猛地磕了磕他的烟袋锅，“听说过就好，咱在山里钻了这些日子，谁知道这人世上有多少料想不到的事？

叔是提点你一句。

”这话，让宝生心里一咯噔，可他的心让快乐塞得太满了，没有地方装别的东西，哪怕是先知的启示。

他快乐得像匹青春的骏马撒欢出门，身后，十几双弟兄们的眼睛，怜惜地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

后来，宝生想，从天堂到地狱的路，原来只有不到八里。

他差一点认不出石湾村，烧焦的大榆树、大火熏黑的街墙、坍塌的窑院、空气中弥漫的哀伤，满街上，狗不见一条，猪不见一头，连鸡也不见一只，像走进了荒村，像走进了鬼村。

宝生腿软了，忽然想起了四喜叔的话：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他心慌得要命，拔腿朝家里跑，一边跑一边拼命喊叫，“姐！

姐——”窑门开了，院门开了，姐夫、外甥外甥女，迎出来，姐的公公婆婆，两个老人家，也迎出来了，唯独没有她，宝生最亲的亲人，这世上，独一无二的那个亲人。

然后，他就看见了，外甥和外甥女，都戴着重孝。

恐惧就是在那一刹那像最黑最深最绝望的黑夜一样把他吞没了。

河对岸，是边区。

这一天，边区招募新兵，一个风尘仆仆脸色阴沉的年轻后生来到了报名的地方。

穿军装的文书，戴眼镜，毛笔字写得很流畅。

文书捏着羊毫，问年轻后生，“叫什么名字？”

“报仇。”

“鲍仇？”

“这文书是南边人，不大听得懂黄土高原上的土话，‘哪个鲍？哪个仇？’

是‘丰鲍史唐’的鲍吗？”

鲍参军的鲍？”

“后生不识字，也没有背过百家姓，他当然是要‘参军’的。他重重地点头。”

从这一刻起，这世界上，就没有“常宝生”这个人了，从这一刻起，一个叫“鲍仇”的人出生了。枪杆子握在他手里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山气”那一声长叹：“咳，这世道——”是，现在他终于明白了，这世道需要的是更有劲的东西：以血还血。

编辑推荐

《小说月报第13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为《小说月报》第十三届百花奖获奖作品，收录了蒋韵、万方、衣向东、范小青等二十位当代走红的作家的作品，可读性强，雅俗共赏。

《小说月报》创刊于1980年，是我国创刊最早、发行量最大（最高月发行量曾达180万册，现仍居全国文学期刊发行量之首）、最为海内外各阶层读者喜爱的文学选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